

9

THE ASIAN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3 1950

T/1894/8392

佛祖歷代通載

二十之二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南宋

姓趙氏

○不輕曰

南渡高孝光寧理度

丁未

高宗

構母韋妃徽宗慶吳越武肅錢王入室已而生

離不冉來奉詔再使耿南仲借行至相州民遮道

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及磁人亦止之相州守

亦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乃回相

州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大允帥汪伯彥

宗澤為副速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相州北門

渡河至大名開京城陷請進兵向京城伯彥不可

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河

角成二十卷



伏地慟哭請死使人自河北窟來進道君手札曰  
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三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即位  
改建炎元年

金國天會五年

庚戌

上自正月至温之江心改額曰龍翔東軒曰浴日宸  
翰輝暎。革林靈素故居為資福教寺。秦檜歸  
自金受撻粹意專主和議。十二月金人冊劉豫  
為帝國號齊年改阜昌

辛亥

紹興元年。張浚妬能殺曲端盡失陝西地  
金國迎請梅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夜  
安奉於閔忠寺供養凡住十二年

乙卯

金熙宗立

名亶元名曷剌馬太祖嫡孫宗  
浚之子治十四年完顏亮弑之

西夏大德元年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札文殊于五臺善閑呪  
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弥加重時羽士蕭真人亦高  
士也技術難問皆為師伏於是稽首後違世已金國  
唐括相公讚其真曰似二是二或云奇蘇陀室利西  
竺來遊一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內蘊真慈外  
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詔登壇呪龍落地赭  
色伽黎后妃親製施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  
陀波利借路重來五峯遊礼栽五佛冠曷殊何異圓

滿月面色非紅粹真人蕭生遙瞻拜跪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無着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為不足恃謁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真如喆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參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辨與之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惠疾病幾死曰念疇昔所參俱無驗獨老演不吾

喆

爆把

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為侍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喆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曰以是事語佛鑑懃懃未之信師曰昔云高巖打鐵火星爆吾拍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僧籍甚叢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礎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

寢音侵

辟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尔命今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恙喜曰每懼祖道寢微今

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又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曰提舉劍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為礼及見開堂提曰妙絕意表始增敬焉政和末有旨移金陵蔣山以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納僧

撼赴

家又作麼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為分外曰恁麼則坐  
斷十方譬立千仞師曰看竺崩問不落因果不昧因果  
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馮山撼門三下又作  
麼生師曰不是同途者知音不舉來嘗示眾云恁麼  
恁麼雙明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  
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座子撥  
却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這裏  
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裸  
裸赤洒洒是箇無在鉢盂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  
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閒家具深雪之中直

輓音

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方有一箇承當且道雙明雙  
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  
處且作麼生是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  
輓在流宣和中 詔住東都天寧 太上在康邸屢

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千聖頂顛  
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 欽宗在東宮師對

太上預有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  
山 駕幸維揚有詔徵見觀問西竺道要對曰陛下  
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統萬殊真俗雖異一  
心初無間然 太上天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

歸老 朝廷厚贖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塔曰窅照

丙辰

五月收免丁錢

徽宗凶問至以乙卯四月崩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窅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佛惠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師參扣之間景響有得曰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

警敬

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茅恨未親聆警欬尔於是欲訪之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宵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曰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什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駛脚馬脚師曰廣南蛮道什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噀之每歎曰再来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焰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緝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蜜禪

通鑑卷之五  
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撫掌軒渠或若  
佯狂議者謂今之馮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  
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堅拳曰還見麼  
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什  
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景上  
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二親垂  
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  
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  
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為結廬銅峯下適彭

犇音  
犇

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  
遷甯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曩之同衆輻湊  
川犇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  
平等隨恨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  
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  
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  
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  
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  
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

金廢剗豫齊滅

丁巳



戊午

秦檜為右相晏敦復退而看憂色曰奸人相矣 ○金天眷九年

己未

詔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庚申

西夏仁宗拓跋仁孝立 乾順子改年大慶

辛酉

是年秦檜張浚謀殺岳飛岳雲 ○張九成登徑山適大惠升聖有神臂

弓之語秦檜秉國謂 ○金改皇統

壬戌

行經界田糧 ○韋太后歸自金 ○停給僧道度牒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惠大師于上京宮側

初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

癸亥

金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於本

寺精慶閣中供養

甲子高

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義作序

乙丑

西夏元慶九年

金海慧遷化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立塔特謚

佛覺佑國大禪師

丙寅

正月詔毀淫祠 ○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處

金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号登國師座特賜

金襴大衣及所用珍異其欽敬古所未有帝

后親奉接足礼授

丁卯

金國與蒙國議和 ○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戊辰

佛智端裕禪師入宋師吳越錢氏之裔嗣圓悟初住

通雅二十卷  
九  
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居於西華秀峯勅住  
建康保寧移萬壽又迂閩之延沙壽山西禪被旨補  
靈隱秋又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一等

金國完顏亮立太祖孫

初名李烈殺主自立迂燕後南征駐於汴至江

上為諸首執

改年天德○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迂化名法忠姓姚四明鄞  
縣人母夢異僧求寓止而娠既誕紫帶繞身自幼性  
專靜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業年十  
九試所業得庶即預講肆究天台教自於疏義入微  
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困曰有疑於

已已

於禪宗趨天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於交言下知有  
機不發交使其南詢造閩之雪峯與需禪師語復不  
契聞佛眼遠禪寺居淮西龍門於是出蜀兼程至彼  
造次不忘提撕其未至處適縱步水磨斂睹牌額書  
法輪常轉師於是礎膺之疑泮然冰釋遂說偈曰轉  
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而作圓相呈  
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必  
竟如何師曰水推石磨眼曰歸堂歇去切不得舉着  
後五日來却向女道一句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  
佛眼為之解頤師遂作礼尋辭佛眼度九江登廬阜

通鑑二十卷  
九  
露眠草宿蛇虎為隣山舒水後處會意則居焉偶海  
昏道傍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尋尺內空且  
繫師兀然其中逾旬浹遠迹傳觀者甚衆師不欲顯  
異留偈紀之曰誰將三昧真空火熱却一株煩惱薪  
只有大根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迺玄謁湛堂準  
禪師於泐潭酌酢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龍法社鼎  
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道自德威鮮敢攖其  
鋒嘗持劍夜造室曰聞老和上不懼生死是不死心  
擬對師以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于地作舞而退  
至相西親圓悟于道林悟深噐之既而放浪衡嶽眷

車轍靈石之石性石有如卧牛師結茅其傍故榜牧  
庵棲遲二十余年外形骸而自適或連宵而不寐或  
累日而忘食髮長不剪衣弊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為  
忠道者四方衲子不以承顏為不足一時士夫無不  
聞風而欣慕樞密柳公仲古鎮長沙以法輪起師從  
於衆望師掉頭不顧復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  
禪勸請師聞而宵遁追蹤至定明蘭若搥鼓于堂致  
師于座緇素羅拜踰時不已師慨然說偈曰咄哉黃  
面老将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官差逼殺人昔聞其  
言今見其事下座曳杖趨勝業領住持事給事馮公

搥張  
瓜

濟川撰開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  
室內持惠劍以相揮時為師之實錄師既應世以荷  
負宗教為已任亦不恠玄留故自勝業遷南木雲蓋  
公安大滄五刹復赴豫章師李吉甫請住黃龍太尉  
邢公孝揚施金為造壽塔於寺東之薌源總畢工而  
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羣鳥飛鳴師顧之笑曰吾將行  
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幻中浩歌歸玄撒手  
長空書畢復謂衆曰後事可依靈源清禪師遺範言  
訖瞑目而寐

庚午

金廢度僧道

辛未

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部

撥以贍學

出宋

○世尊示滅二千一百年矣

太皇后韋氏

高宗母也

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之高亭山

詔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為第一代未幾示寂塔于寺

中師左綿雍氏嗣丹霞淳公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

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

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卧放

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像鏡未曾破

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死魔

惑鏡與燈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

無  
盡  
燈  
記

曰無盡燈監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  
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  
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  
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  
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  
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中有無  
窮燈無窮燈唯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  
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  
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  
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主伴融

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  
毘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  
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  
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劔刃上往  
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  
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誠謂不可思  
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即今  
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  
答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  
滿庭際一声砧杵落誰家

是年改孤山寺為延祥四聖觀迂圓法師塔葬北山  
瑪瑙坡。○大惠移梅陽

癸酉

金改貞元正月張燈○

吏人王中孚倡全真教  
談馬丘劉和之今尚存

甲戌

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方齷齪委  
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  
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  
名閣其息數猶庶官

乙亥

雲卧紀談羅湖野錄成十月感山沙門曉瑩撰字仲  
温法嗣大惠杲禪師

丙子

六月有星晝墮○金改正隆元年○

詔大惠復為  
住持阿育王

丁丑

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嘗有意  
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殊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迁窆姓李氏母趙隰  
州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日數  
千言通五經父宗道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  
宗受具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游方訣其祖  
曰若不教明大事擔不歸矣至晉絳間或以無憑沮  
師邑尹見師英俊曰以所執扇示之曰為我下一轉  
語師即援筆書偈其上尹大喜為請憑以行渡河之  
洛謁成枯木於汝州時丹霞淳道價方盛乃造馬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覺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意道覺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覺忽悟作礼霞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且玄時年二十三矣霞退居唐州大乘亦從馬宣和二年霞迁大洪為掌記室三年迁首座時金粟智雪豆宗保福悟鳳山釗皆參隨之復今座於圓通照闡提席下真歇住長蘆招居板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提唱皆服之出世泗洲普照嗣法丹霞矣比先今寺之半為神霄宮而又兩准荐饑齋厨空乏二時所須雜以救麥既

杭音庚

至命純以杭庫僧辭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南幸覺領衆起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之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初住舒之太平又迁江之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圓悟會長蘆虛席大衆必欲得師圓悟与安定郡王勉其行入寺未幾時大寇李在抄掠境上領衆入寺衆懼解散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在等稽首敬服麾退其兵餽金贍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三年渡浙江至明州礼補陀道由天童適其闢主衆見師來密白郡帥始辞而後從未幾虜人犯境僧徒迪散公獨遲其未虜

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無犯人歎以為神助焉九月被旨住靈隱將行四眾號慕百鳥哀鳴十月有旨再還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月七日還山飲客如常八日辰巳索浴更衣端坐索筆作大惠書屬以後事又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戊寅

六月有星晝隕八月地震。

詔育王大惠再住徑山

己卯

七月翰林李燾進皇朝百官表竊

庚辰

初行會子。十二月欽宗崩于五國城

辛巳

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金世宗立

名雍初名褒封楚王太祖孫海陵三亮既背盟南伐以帝守京自立都

燕帝仁厚慈儉不嗜兵國內安改年大定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壬午

孝宗睿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生於

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請玄冥禩

師顛公開山第一代勅皇子燕王降香賜錢

二萬沃田二十頃



癸未

改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禪師曇華  
迂窈姓江氏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稚  
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  
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方首謁隨州水南  
遂和上染指法味廼上雲居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  
与提策以為法故腴勞難事趨走唯恐居後會悟入  
蜀指似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  
為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未幾  
札辭遊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  
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發

勞去  
声

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  
住南康歸宗未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辭公舉  
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赴壑師於  
普說小叅問答勘辯之属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  
室中機辯捺縱殺活尤号明妙師初有發明即与此  
庵時號元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  
庵於護國相得懽甚此庵云止意於師不無所囑而  
開堂嗣法不忘虎丘与近世眩於名聞牽於利養燒  
香不原所得者異矣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  
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可於意

通華二卷  
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草鞋住院  
何至如蚊虻戀窟勵勉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  
之其將示疾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將  
終或以諱世偈為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  
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跌坐而化春秋六十  
一夏臘四十三

是年徑山杲禪師入寂諱宗杲宣州寧國奚氏子幼  
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一日與同窓戲謹以  
硯投之悞中先生帽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  
出世法乎即詣東山惠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

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一紀當生  
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人方來像毀則是人  
亦有難崇寧甲申有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  
適至事惠齊為師明年落髮受具繇是智辯自將凌  
跨流輩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理久依天  
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雪竇奧旨趨寶峯湛堂準禪  
師見師風神爽邁特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  
徑師橫機無所讓準訶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  
解則為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參道於準師適有語曰  
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

聞見李歎賞曰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為學哉因此為  
方外交準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圓悟勤公語  
之已而重趼荆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準塔公道  
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綽有餘裕公稱譽之  
為名庵曰妙喜字以曇晦歸寶峯訖其事復見無盡  
從容問曰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  
宗杲實未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是佩服其  
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授曹洞宗旨尋游東  
都宣和六年圓悟禪師被旨熱下天寧師自慶曰天  
賜我得見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

及聆其陞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依附閱四  
旬圓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  
水上行若有人問天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微涼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圓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  
古今差別曰緣密加研練一日圓悟飯超然居士趙  
公師預坐忽忘舉筋圓悟顧師而語超然曰是子參  
得黃楊木禪也師既為所激乘間扣曰聞和上嘗問  
五祖話不知記其荅否圓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  
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廓然脫去知

見玄妙園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畀焉  
今座令接納繇是以竹篋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  
擬議叢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佛日之号  
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為所挾會天竺密三  
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圓  
悟遷雲居欲徃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  
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惠出流輩  
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衮衮不勑實僧中祀梓也抵雲  
居為衆第一座譏訶佛祖辯搏無礙園悟亦讓其雄  
會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基因以為

名闕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珪禪師相  
與還雲門著頌古言餘篇久之游七閩居海上洋興  
師閱諸方學者困於默照作辨邪正說以救其弊泉  
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緇素薦於道者畢  
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鼎需思岳彌光道謙  
遵璞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叅政李公漢老聞舉庭栢  
話有省師可之及公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  
荷雲門之句師平居絕無應世意園悟在蜀聞之囑  
丞相張公德遠曰杲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  
公尋還朝適徑山虞席必欲致師師幡然起赴開法

革轆

出世住  
徑山

于臨安府治唱園悟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  
 曰師嘗言不作這蟲豸今日為什麼敗闕師曰盡大  
 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徑山四方  
 佳衲子靡然至集至一千七百師無他約束容其自  
 律叢明已見率常者之上堂問答具在錄時惠雲院忘  
 丁生之讖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  
 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著逢掖編置衡州廖通直  
 李繹為結茅圃中師既拘文不與衆俱率令散處花  
 藥開福伊山時容其受道門庭益峻乃哀先德機緣  
 間與拈提離為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叅政李公大

再聚於  
梅州

復僧住  
育王又  
住徑山

茲時居鐔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通書問道  
 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荒僻瘴癘藥物不具  
 學徒百餘羸糧從之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  
 怡然由是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  
 乙亥冬蒙恩北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朝命住明  
 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天下宿衲復集如初  
 時上潛藩雅聞師名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  
 陞堂有偈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為法中王  
 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  
 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

鷲嶽  
鷲解

美久之建邸立復遣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  
師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并製贊寵寄曰生滅不滅  
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偈曰十方  
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  
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  
師子窟內產後猊鷲鷲定出丹山穴為瑞為祥遍九  
垓草木昆虫皆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如衆星拱  
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師春秋高  
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為  
人老而不勸上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隆興建元自

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共然有聲如雷師  
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勉以宏道徐遣之曰  
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為寫  
四句擲筆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  
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焞號貳卿嘗題大惠語大惠說法從  
橫踔厲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弘深不可涯涘如大  
海水魚龍飲者莫不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  
公少年不樂讀時文曰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  
悟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

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惠語錄一帙爾次年  
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  
器於此取足者也焞早得於潘子善丈云爾曰取語  
錄讀之至老不敢釋手徃在春陵求嘉徐棘卿瑄亦  
貶是邦未幾忽迂象臺憂愁涕泣焞授以所携本徐  
卿亟取讀之達且不寐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復然  
二人也遂携以去手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没于  
貶所臨終殆同游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之靈驗如  
此蓋焞之親覩也 云二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陸氏嗣大

惠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收二萬斛常住由是  
豐足

**甲申**

沙門祖瑋号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于世

**乙酉**

乾道元年

**丙戌**

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戊子**

詔上竺考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入內觀堂

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金國十月一日詔顓禪師於東京剎清安禪寺

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吒會

**己丑**

普庵禪師入寂名印肅袁州宜春余氏子六歲夢一

髮來音

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覺以意白母視之當  
心有一點紅瑩大似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  
院賢公出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貞魁  
竒智性巧惠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諸佛元旨  
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於事遂辭師游湖湘  
謁大瀉牧庵忠公因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  
起拂子師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紹興癸酉間有隣寺  
慈化者衆請住持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粥暮食禪  
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徧體汗流喜曰我今  
親契華嚴境界遂述頌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

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  
發為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日忽有僧  
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喜曰此迺吾不請之友矣遂  
相與癡坐交相問答或笑或唱僧曰師再來人也非  
久當大興吾教迺指雪書頌而行至斯暮向者衆師  
乃隨宜為說或書偈与之有病患者折草為藥与之  
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与之頌咸得十全  
至於祈禳雨暘伐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鼎新  
或問師修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麼云不會  
師云止心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索筆書頌



於方丈西。銜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枯木救度。復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加夫而寤。時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奉全身于塔焉。

是年金國慶壽亭禪師塔于嵩山。其文略曰。諱教亨。號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任城有年矣。齋于竺山村。倚樹而化。見夢于女弟馮。自彭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

嘯音業  
嘯音如  
醉對祖

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至光道家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日師果生焉。拳右拇。指似不能伸。瞬而未笑。同業福廣福。堅聞之來謁。徑問安兄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卧空室。其母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蜜。驚顧。襍師猶嘯嘯。及醉。試以經卷酒杯。遽拾徑卷。少長。不如葷血。唯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故一時皆呼以馮山主。竺山村碑之。於石七歲出家。礼本州崇覺院圓公為師。十三受具。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必領僧萬指。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寶公法席之勝。自汴梁。發足。是夜寶

通鑑二十卷  
十四  
公夢度雲如金笑築窟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  
夢矣此何祥也翌日師來寶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參  
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馬上憶擊  
板目緣有省凝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德滿驚曰師  
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于墮涕歸以語寶  
公公曰此僵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面  
佛公案否師笑曰見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人  
參諸方掉下座禪但再參去定有自得力處一日師  
回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  
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寶公遂記前曰吾

謬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  
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  
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  
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于濟州之普照  
方丈後叢樹蒼鬱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群鴉以  
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狀衆賀曰和上佛法  
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章廟自主慶壽寺二年退居  
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  
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  
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其嗣香山江延師于西堂

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  
汝輩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唵一二三四  
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有八闍  
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灰舍利無算師自見  
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

庚寅

金國世宗真儀皇后出家為尼建垂慶寺度及

百人賜田二百頃○西夏乾祐元年

辛卯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瞎堂惠遠禪師奉詔見  
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遊方逾四十年在山  
間恭聞陛下即位以來日應万機道冠千古覆護教

法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佛果圓  
悟禪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克勤太上皇  
帝駐蹕維揚時賜号也上曰恨昔不見其果老如何  
奏曰與臣同出圓悟之門上賜坐上問曰如何免得  
生死奏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曰  
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  
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上曰一  
切處不是如何奏曰脫体现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  
上大悅師復奏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上曰即心  
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上曰如

何是心師正身义手而立曰只者是上矣徐問德山  
 臨濟機緣師具奏之復奏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  
 大藏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一句奏曰好語不出門  
 上曰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奏曰老龐致此一問驚  
 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  
 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上曰得道者誰奏曰學道  
 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  
 節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  
 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領聖訓乙未正月  
初五入宋  
 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

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辯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  
 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  
 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礼樂仁義  
 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  
 仁也不淫礼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  
 如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所為孰  
 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  
 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  
 猶礼樂仁義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  
 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礼樂之宗也仁義

槌都  
回

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氏槌仁義滅禮樂今  
迹老子之書其所實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  
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唯仁為大老子之所謂慈  
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  
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通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於孔  
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  
老絕念無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  
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  
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知之何去其惑或曰以佛修  
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為能同之不

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刻於石其詞曰猗  
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  
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

壬辰

正月駕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竺集內觀  
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坐咨論法要十月三  
十特賜遠号佛海禪師

甲午

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藏命皇大  
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乙未

淳熙。詔賜上竺白雲堂印  
靈隱直指堂印

丙申 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通

庚子

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隱禪寺於

山命玄冥顛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万人

癸卯

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宜翁華亭戚

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聞車溪擇卿声振江

浙負笈從之一日聞舉唱般若窅忽有悟入如服

一杯降氣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

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迂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

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迂當湖德藏居闕世堂為楞

嚴補注雪以祥符延閱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

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

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此禪入門適當九

日拍座云甕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

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

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諱用月堂遺書之

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

在天竺受請曰王旨如生豈當有避遂行至南湖衆

見行李窈窕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

而逝壽九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

癸卯

帝註圓覺經二月遣中使齎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甲辰

金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萬  
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及十人

乙巳

宋遣致仕黃明侍郎宇文虛中別號龍溪居士奉使  
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多引儒書  
證成釋理累贈金帛受以給貧囊無挑藥金朝  
儀禮皆公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加夫授筆朗  
吟而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公私無事兩忻  
然當時議論何能固今日機關別有緣萬事已  
從前世訂英名留付好人傳孤身不作往來計  
須信宵中別有天

庚戌

光宗

惇孝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孝宗為壽皇在位五年○改年紹熙

金國章宗璟立

顯宗允恭子允恭未立而卒帝以皇太孫即位恭于酒色大金

之業改年明昌

辛亥大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癸丑是年十二月布衣王孝札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

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

日乞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付太史局則驗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庭升座帝

親迎禮闈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祇

支詣座授施后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

甲寅

奉供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雲連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齋常感祥瑞萬松宗下章宗駕遊燕之仰山御題有金色界中堦率境碧蓮花裏梵王宮之句。十月殺世宗第六子允蹈

宋光宗禪位于太子是為寧宗

金允蹈子愛王大辨是年正月舉五國城叛求

大朝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肯堂彥克禪師於潛盛氏子法嗣

夔府卧龍破庵祖先禪師廣安王氏

乙卯

宋寧宗立名擴光長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疾甚

議知憲聖太皇太后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難

其人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太皇

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即位改年慶元三月朔日

太皇垂簾引嘉王入即位○白虹貫日

丙辰

金國改年承安十一月二十三日

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特詔萬松住仰山升

堂有偈曰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

遊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

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鈎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庚申

辛酉

壬戌

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圍和龍

宋改嘉泰○

吳曦

○金改泰和○

耶律德壽  
叛擊走之

靈隱松源禪師入寂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惠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且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

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迺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一日辭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庵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漚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趨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

通載二十一卷  
密庵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  
亦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嚴徑山皆  
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  
舌頭上自是機辨從橫鋒不可觸密庵又迂靈隱遂  
命師為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庵嗣徒江  
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  
席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  
行得法者衆而師有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  
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

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  
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  
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曰書偈曰來無所來  
去無所去潛轉玄閔佛祖同措加夫而窅窅嘉泰二  
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  
于北高峯之原

癸亥

嘉泰三年金國於是始定以土德王承宗蓋不數遼

人云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室諱德光姓彭氏臨江新喻  
人父術母袁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

犀  
音

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九歲寇  
擾辟地於表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  
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師年十歲遽共  
怙恃伯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十有一聞人誦  
金剛經忽然通解歸白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  
間萬事真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資第  
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詣同邑光化禪院主僧  
足庵處難髮遂携師入閩足庵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  
行為子擇所依東禪月庵善果具衲僧眼子依之時  
復省吾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消

見大甫  
北育王

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庵云是什麼消  
息師便喝庵云未在更道師云我留口喫飯在即令  
叅堂是時老宿多在閩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  
林師悉叅扣徧歷五十餘息善知識未後見大惠於  
育王舉喚作竹篾則觸不喚作竹篾則背不得向舉處  
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  
如麻似粟惠云你是弟幾個師云今日捉敗者老賊  
次年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有生  
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惠惠云你者回徹也  
惠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夏暫至蔣山省應庵菴稱

光宗詔  
住靈隱  
留宿觀  
堂

賞不已謂人曰光兄損出我一頭地乃移書与李侍  
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冲印可如席插翅留月餘  
而歸大惠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  
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云二乾道丁亥李侍  
郎令符天台與師論道相契以鴻福延之及迁郡之  
天寧衲子雲集淳熙三年詔住靈隱寺遣使降香開  
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  
截帝大說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  
師之号又承聖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  
何事奏云將謂陛下忘郊四年冬召問華嚴法界師

孝宗召  
見奏對  
住徑山

奏簡切上悅親洒宸翰獎諭因進宗門直指一篇七  
年育王虛席露章乞老得請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  
病冬召見便殿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召見奏對  
逾時四年被旨住徑山抗奏辭免孝宗曰欲速相見  
郡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于重華自後兩賜聖  
問應機而答天顏皆悅慶元元年春復請老祈懇再  
三詔從之師在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輿以小輦侍衛  
二十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平生所  
賜御札刻之琬琰奏對語錄詔令刊行每有召對宣  
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玉器用繒絲計緡三萬之多

以賜金  
置田贖  
僧

師叩頭力辭不受上益嘉之暨歸寺有所宣賜不容  
辭師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有旨許置產師謂  
育王產簿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  
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陸游為記其事師創數椽  
以自處号曰東庵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納子入  
室嘉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詢問  
左右曰今日月半也對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与  
平昔所厚者二十早集衆叙別皆法門之自要無半  
語及他事索浴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弥天罪過未  
後殷勤盡性用說破夫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後僧

甲子  
六五

膺六十請謚于朝勅謚普惠宗覺大禪師塔曰圓照  
嘉泰四年金國學士元遺山裕之撰紫微觀記文曰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  
真師師鄆州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  
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号紫微觀趙侯  
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廡所以奉其親于  
家者無不備歲癸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  
說云古之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澗飲  
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文人之流後  
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為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

馘  
獫狁

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  
鼻祖乃踵開元故事進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  
号置階品立範儀号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  
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  
官給命書者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  
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棄門所前者而  
例舉之始欲為高而終為高所庠始欲為怪則終為  
恠所溺其徒有高識速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  
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  
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立劉諸人和之本于

庫  
聯

淵靜之說而無黃冠襪繪之妄參以禪定之說而無  
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  
之人視世間擾々者差若省便然故隨窳之人翕然  
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  
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  
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  
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  
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  
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  
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

謂舉無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  
之之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老家數以為列仙者其  
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外矣  
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剗爭奪之際天  
以神道設教以弭勇聞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  
將遂堙沒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  
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  
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  
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徠石君言鑑至論釋  
老家慨然以為知言決非湯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

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士年二十有九闕復性  
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  
嘆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  
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  
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  
食我園樵不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言助長握苗於  
世典飾游辭稱語錄數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聾瞽  
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  
下後世何屏山哀矜作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

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孔聖者莫如莊周屏山擴  
充渺無涯涘豈直不叛于名教其發輝孔聖幽隱不  
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騷騷乎吾佛所刊五乘教中人  
天乘之俗諦疆隅矣張無盡又謂小孔聖者莫如孔  
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歐之隘黨其計孰愈  
乎尊孔聖與釋老鼎峙也耶諸方宗匠偕引屏山為  
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  
不亦僭乎余忝宗門堂室之奧懇為保證固非師  
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嚮影耳屏山臨終出此  
書付敬與臣曰此吾未後把交之作也予其祕之當

有賞音者鼎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  
徒步之燕敵的藁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  
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  
蕪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着鞭遂為序引以鍼江  
左書生膏肓之病為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  
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中書湛然居士移刺楚才  
晉卿序

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釋取其空  
老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空取其無利欲心  
無為自然取其曰任耳

迂叟同  
馬光也



金國李士道江左諸儒鳴道集

橫渠了厚也間聲去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無為無不為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自任即是有為非自然矣

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

詖被義被

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礼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詖媮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仁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豈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浸及語孟詩書大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張子幡然為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謂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自道也歟詖

程明  
顥道

淫邪道之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蘇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於得失乎政坐為死生心所流轉耳

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恠一千年来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楊墨今已無道家之說其害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弥湯滔天其害無涯傳燈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簣之理

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胡服削髮而終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論生死乎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夜間不敢說鬼病人諱死其證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楊朱也利人而害我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何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利物之心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悖程子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

殄  
徒  
典

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其迹須要出家要脫世網  
學之者不過似佛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  
林自私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  
又要周徧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為此秉彝又殄  
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  
秉彝都消煞得盡然後為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  
些氣須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然必  
盡絕為得天真是喪天真也又曰若盡為佛天下  
却都沒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畧

取其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  
羅漢為佛而不知其然遽加詬罵是豈識文殊普  
賢之秘行哉圓教大士知衆生本空而度脫衆生  
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  
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以出  
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  
清涼解脫又豈心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十  
三參耶衆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  
耳但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  
者身宰官身乎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冥權大悲闡

相  
法

伊川程頤

提達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衆生  
 為世智辯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哀哉弗可悔也  
 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  
 小大不同特欲傾此于彼耳然在大陽發時動又  
 其學者善道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首楞嚴經佛言五陰之  
 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為禪學  
 豈知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藏妙  
 真如性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  
 盡識情即如來藏妙真如性非遁辭也

陰去聲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  
 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先王顧不願學也如  
 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矣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  
 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欲攻其迹不過如韓  
 子之說云山谷道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  
 先禪院記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屏山曰程子以艮其所為心於其所當心疑釋氏心  
 如死灰槁木而心耳故徑出鄙語顧豈知華嚴圓

通車二卷  
四三  
教之旨一法若有毘盧墮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  
失其境界。豎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  
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  
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峯。普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園  
林迦葉不聞。弥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  
學道者墮於無為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境。則  
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子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掃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便是  
常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哉。以敬字為  
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却  
信他人。

屏山曰。自印證為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雖自曉其  
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有  
心而太虛無盡。必為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  
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回。愛為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  
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

止。非任非滅。無始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  
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夢中人物。  
豈有數乎。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  
為太虛悲夫。

上蔡謝良佐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曰。  
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个  
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  
斷直得去。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  
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  
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  
說出於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上蔡之說出於盛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  
在其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有或  
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各鶻突。予觀聖人之言。各有  
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  
異。人即有形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  
即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元城劉安世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

唯對

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  
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尔孔子之心  
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  
唯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  
設不同耳如州縣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礼佛誦經  
坐禪以為學佛可乎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華嚴圓教  
之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  
行菩薩道三綱五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  
參比丘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

龜倫

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  
度僧持戒捨身嘗為達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  
帝王者學佛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斂則  
國富其為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半日之食  
匹夫之齋戒尔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  
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  
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  
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  
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

道藏三卷  
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  
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  
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為平生只談佛法所謂  
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為儒者不可談蓋為  
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  
於三綱五常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泥於報應因果  
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  
勝言者故其平生何曾言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為佛者慮盡矣為儒者慮似未盡  
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者發

之耳今已章章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  
人將謂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此  
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秘使天下後世  
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為佛也其為孔子  
地不亦大乎彼以寂寞枯槁為佛法以報應因果  
廢人事或至亂天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為所  
欺耳今儒者盡發其秘維摩敗根之議破落空之  
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  
禍下無王縉之感矣雖極口而談著書而辨其亦  
可也學者其熟思之



龜山楊  
時中

龜山曰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乃禪家  
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遙遊乃子思之所謂無入而  
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曲  
譬廣喻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揚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力於佛則知莊子  
有力於聖人矣曲譬廣喻張大儒者之說儒者反  
疾之何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  
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  
知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小

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唯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  
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  
之下又誦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  
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  
存泯自在矣

南軒  
張栻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  
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  
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  
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為自利自私

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為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為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惑矣

晦庵  
朱喜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曷嘗有虧之哉釋氏之病錯認精神竟為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

可言性之本心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豈以精神竟為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語蓋未瑩耳  
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徼倖一見此物以為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

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耄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為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為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賾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耳可以為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

成天地終不駭異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冠日兂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為無用之學哉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為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為同異者何也至如劉子翬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

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與而文不與陽擠而陰助之盖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尔如胡寅者詬詈不已嘻其甚矣豈非翻着祖師衣倒用如來印者邪語在駁崇正辨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為口實則三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為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搢紳之士負高明之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閒漫筆於小葦意者撤

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胷中之祕發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戲姑以自洗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怫然而怒惘然而疑凝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為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鼎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攻僕則鼎覆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恐三聖人之

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抉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剗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騷騷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冥機耳皆苟鄉子之徒歟此其

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跋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編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真失性執相循名起鬪諍之端結惑業之咎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於昏衢析而論之以救末學之蔽使摩詰棗栢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于通載之左

天竺三藏呌哈囉悉利幢記尚書右丞右轄文獻耶律履撰東丹王七世孫  
三藏沙門呌哈囉悉利本北印度末光闍國人住雞  
足山誦諸佛密語有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  
雨輒効皇統与其從父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來至  
境上請遊清涼山礼文殊朝命納之既遊清涼又遊  
靈岩礼觀音像旋遶必千匝而後已匝必作礼礼必  
盡敬無間日日受稻飯一杯座有賓客今与必徧自  
食其餘數粒必結齋始至濟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  
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  
日示寂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則未聞也

金國

佛光道悟禪師俗名冠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  
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聽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  
二年自臨洮歸於彎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  
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  
徧虚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橐  
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  
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  
流湏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  
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  
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

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  
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来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  
付衣孟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禽之  
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  
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  
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香  
於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庵時着白衣跨  
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  
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  
凡才向毘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

盥  
玩古

泚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偈曰此席止講得一半  
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參翌日早與嗽畢呼侍者我  
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師已卧逝方丈上有五  
色雲如寶盖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僧  
臘三十有九

資壽及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父中大夫  
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生身  
何來死復何去良久默然有得初不以為意長適毘  
陵許氏不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為進修時惠嚴  
圓公嗣圓照佚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機感相契

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答如流咸散異之偶  
夫壽源官嘉禾大惠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  
一言大惠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  
神見鬼但未遇本今鉗鎚如萬斛舟置之絕潢斷港  
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耶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  
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  
解聽者駭顧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号惠  
以無着号之且示以偈盡道山僧愛罵人未曾罵着  
一箇漢只有無着四馬不動恰似秦時轆轤既罵不  
動為什麼似轆轤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

衆坐夏濟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  
不得語馮曰么會得也惠徵之馮着語曰恁麼也得  
蘇盧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恁哩薩婆訶恁麼不恁  
麼恁不得蘇盧悉哩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師曰人  
謂郭象註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  
而不顧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間豁然大悟  
洞見大惠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  
賊遂呈頌云驀然築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  
必西來二祖枉施三禁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  
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相師意一刀兩段直下



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  
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出庵顏  
公首衆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  
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岩頭為渡  
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師云  
已上所供並是詣實仍以偈明之有以札部僧牒無  
着師号为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  
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札  
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為大惠之嗣提唱具於  
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

去矣年七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  
閏二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  
藏之

宋改開禧○金泰和五年

乙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大元

乙丑

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是年征西夏明年大會于

韓維河建九游之白旗共上尊號曰

成吉思皇帝都和林 觀夫

聖人出世威靈氣焰自天佑之膺命立極超今邁古

且以鳳凰在殼渥洼墮地猶自絕類離倫矧我

太祖皇帝處九五飛龍之位乎故其丕祚鴻休與

天地相為終始也

丙寅

西夏拓跋失都兒忽乾順小子仁友之子乃仁宗姪也是年五月立

丁卯

宋吳曦僭位於蜀凡三十八日而安丙誅之

戊辰

宋改嘉定。瑞像計二千二百年矣

己巳

金國東海侯立改年大安名允濟世宗第七子章宗無嗣羣臣奉遺詔立之後為統石烈執中所弒在位四年

庚午

旃檀瑞像至金國十二年十月迎赴上京禁庭供養。罷試經科

辛未

大蒙古國號始建

西夏神宗拓跋湏蕃邸立改年光定夏人曰大兵以金人不救恨之遂叛

金改重慶 大兵至燕京

安南主李龍翰卒子吳崑立其國後為江南陳日照所有而傳其子威晃

壬甲 癸酉 崑 咸 丑

金國宣宗名珣章宗庶兄執中弒東海王而迎立之以東海至寧元年九月即位改年貞祐在位十二年。八月大兵攻燕京

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天竺北峯講師入窈名宗印字元實生監官陳氏年十五具戒謁竹菴觀公明教

觀之旨凡諸相格言必誦滿千遍資教空延居座首  
嘗著宗極論事理各立一性之旨印設九雜宗極為  
之義負通守蘇趾觀不二門以文雖簡而味其說印  
撮示機要趾即領解白帥在請居正覺颶風飄蕩僅  
存藏殿印守死不玄風為之心未久趾亦召還要印  
偕行曰盍西還相與弘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反  
浙右貳上竺講心觀深砭學者支離名相之病圍座  
挾策主者以得士為忌玄隱雷峯毛氏庵問道者皆  
至杜氏建普光一區具札迎之禪講並行法道益盛  
適德藏未請印曰肄業之地思報久矣歷迂超果圓

通北禪道德之譽既行土木之績亦就海空英舜震  
山舉以自代詔可學徒五百咸服其道宿弊為之一  
革寧宗聞名召對便殿上說錫號惠行法師以營觀  
室行化吳中至松江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乃右脇  
而化

甲戌 金於四月迂汴求與大國和親。錦帥張智以  
郡降尋叛自號遠西王改年大安討平之。

克燕京

乙亥 世祖生於八月。大兵破潼關

丙子

二月日蝕。川東西地震。黎州山崩

丁丑  
戊寅

金改興定七月日食金兵犯光州李珣等禦之  
漣水弓手李全自北歸即李鉄鎗也詔以為京  
東路總管

禪宗聯燈錄成

庚辰  
辛巳

金國五月日食

壬午

大兵自回鶻征西夏

癸未

西夏拓跋德仁是年九月立改年乾定

金國改元光九月日食○宋行經界田糧

乙酉

宋理宗昀立改寶慶元年初名與莒葉王希璠之  
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子多而不育鞠宗室子

竑  
竑

詢立為太子薨初皇從弟沂靖惠王柄無子嘗  
以宗室子賜名貴和為之後及失太子詢遂立  
貴和為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竑惠而輕嘗疾  
史弥遠專權謂異日不可容弥遠聞而惡之故  
陰為之計與莒幼不好弄羣兒聚嬉輒獨登高  
坐不動長上指以語兒曰汝曹不効此人恰一  
大王相似羣兒每羅琴其下遂有趙大王之號  
弥遠物色得之嘗取應得舉矣特旨補官竑既  
為寧宗子遂以與莒為沂王後賜名貴誠除邵  
州防禦使寧宗大漸乃白中宮以貴誠為皇子

改名昀宣遺詔即位進竑為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恭聖楊后聽政事定然後徹簾壽六十一金國改正大名守緒宣宗第三子性寬仁和嗜書博學是年立至癸巳年歸德府絕糧六月奔蔡八月南北兵夾攻甲午正月禪位於後主麟閉閣自經國亡

丙戌

西夏拓跋德仁七月卒次清平郡王立在位一年

丁亥

太祖以丙戌春至西夏一歲盡克其城是年十月廿七滅夏 上年六十矣西夏凡一十二主始繼遷

戊子

以太平興國壬午起兵夏高祖訖今寶慶丁亥國滅共二百四十六年元昊於景祐甲戌自稱偽朔僭帝號者一百九十四年

辛卯

宋改紹定元年

壬辰

太宗皇帝即位

癸巳

太祖次四子統王師破汴金主遷蔡金臣崔立降大朝遣使過宋議夾攻金

甲午

金改天興

乙未

宋改端平元年。滅金右金九主一百二十三年抄數中原戶計。宋天狗星墜淮安軍金棠縣其

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及觀則為紅色碎石  
或以為兵戈之兆。詔集議出度牒收四介子會

丙申 今封諸王上親總兵征回回國歸附。宋失四川

丁酉 宋改嘉熙

己亥 詔諭高麗。宋十月虹見

庚子 宋京師地震白氣亘天旱蝗。浙福建旱都城大

荒飢者奪食。路市中殺人。以賣日未晡路無  
行者

辛丑 二月三日大赦天下。宋改淳祐

丙午 定宗皇帝即位

庚戌 大朝滅遼東高麗

辛亥 憲宗皇帝即位

世尊示滅二千二百年矣

癸丑 宋改寶祐元年。大兵伐川蜀

丙辰 抄數遼東戶計。宋撥官誥度牒收換楮幣燬之

丁巳 有元慶壽海雲大士迁化名印簡山西之嵐谷寧遠

人俗宋氏微子之後父慈善信服鄉里里人稱為虛

靜先生母金源王氏祖世奉佛不仕師生於金之泰

和壬戌十二月望人品恢偉童幼神悟七歲親授以

孝經開宗明義章乃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親驚異

擧音  
擬

知非塵勞中人携見傳戒顏公顏欲觀其根氣授以  
草庵歌至壞与不壞主元在師問曰主在何處顏曰  
何主也師曰離壞不壞者曰此客也師曰主擧顏吟  
吟而已乃得礼中觀沼公為師八歲受三歸五八十  
善戒法師方十一蒙豫王恩賜納具有洪彦上座問  
師曰子今受大戒了緣何作小僧師曰緣僧小故戒  
說大也試向上座戒老耶小耶曰我身則老語未終  
師大聲曰休生今別一日上座教僧玄師背上拍一  
下待回首乃豎指示之僧如教拍師背師便豎一指  
僧回舉似上座座奇之師年十二中觀聽師參問誨

之曰汝所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心之唯身心若  
枯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悟解真實大死一場  
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肯方與吾相見師受教  
習定一日扶中觀行觀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  
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中觀手一掣觀曰這  
野狐精師曰啗啗觀曰更須別參師年十三時成吉  
思皇帝征伐天下師在寧遠於城陷之際稠人中親  
面聖顏俾師斂髻師告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蒙  
旨如故自此僧有不同俗民之異也師年十八天兵  
再下太師國王領兵取嵐城四眾逃難解散師侍中

親  
祖



觀如故觀曰吾迫棄榆女方富有春秋今此玉石俱  
焚子宜逃生玄師泣曰日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  
師而求脫免乎縱或得脫亦非仁子之心也老人察  
師誠確囑師曰子向玄朔漠有大日緣吾與子俱此  
渡矣明日城降有清樂元帥史公天澤義州元帥李  
公七哥者見師氣宇非常問曰尔是何人師曰我沙  
門也史曰食肉否師曰何肉史曰人肉師曰人非獸  
也虎豹尚不相食况人乎史曰今日兵刃之下尔亦  
能不傷乎師曰必仗其外護者公喜甚李帥問曰尔  
既為僧禪耶教耶師曰禪教乃僧之羽翼也如國之

用人必須文武兼濟李曰然則必也後何而住師曰  
二俱不住李曰尔何人也師曰佛師復曰吾親教中  
觀亦在於此二公見師年幼無所畏懼應對不凡即  
與往見中觀二公聞中觀教誨諄諄乃大喜曰果然  
有是父有是子也於是礼中觀為師與師結為金石  
友國王將中觀及師分撥直隸成吉思皇帝載中觀  
于黃犢輕車師親執御日營採汲經年至赤城舍於  
郎中張公宅使臣太速不花并麻賴傳成吉思皇帝  
聖旨道與摩花理國王你使人未說店老長老小長  
老實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糧養活者教做頭兒多取

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揀阿誰休欺負交連里罕行  
者是時國王奉詔大加恩賜延居興安香泉院國王  
署中觀慈雲正覺大禪師師寐照英悟大師所需皆  
官給小長老之名自此始十九中觀將示寂有羽客  
楊至慎來頌老人俾執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  
電臨行為君通一線汲牛飛過海東耒天上人閒尋  
不見客曰師幾時行老人曰三日後時五月廿七日  
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寤師哀照過札陶維收頂  
骨舍利供養建塔於府之西北隅呼罄所有為設齋  
唯乞食省塔一夜聞空中有聲召呼名師督然有省

王署  
師号

乃逕入三峯道院後聞人告曰大事將成行矣毋滯  
此物不明策杖之燕過松鋪值兩宿于岩下曰擊火大  
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上  
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和上問從何所來師  
曰雲收幽谷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點首曰孟  
八郎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過洵州遇宿儒張子  
真問上人何不安住師曰河裏無魚市上取先是中  
觀臨終時師問中觀曰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觀  
囑曰賀八十去師既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識於  
是徑謁中和老人璋公中和先一夕夢一異僧策杖

識楚  
譚

愛壽  
勤耕  
海雲

徑趨方丈踞師子座既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旦過  
當令未見老僧及晚師至引見中和笑曰此衲子乃  
夜未所夢者師便問曰某甲不來而未作麼生相見  
壽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捩師曰某甲回擊  
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壽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  
信壽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邊皮師曰將謂別有壽  
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壽休去次日壽舉臨濟兩堂  
首座齊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  
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  
漢外何勞更下槌壽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師便

欲禪床壽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師與一掌曰精靈  
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壽打一拂子曰汝只  
待其用不得其体師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  
雲壽曰汝只得其体不得其智師曰流水自西東落  
花無向背壽曰汝雖善語言三時要且沒交涉師豎  
起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震動壽曰如是如是師拂  
袖便出明日命師掌書記自此中和復以向上鉗槌  
差別關捷種種辯驗師以無礙辯才應答皆契其悟  
解精明度越前輩壽一日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  
之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相師涅槃妙心

捷  
樞

洙  
開

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即以衣頌授師頌  
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與空  
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出世住異州仁智應遷洙陽  
之興國興安求慶以至大慶壽寺皆太師國王及諸  
重臣之命師於室中以四無依語勸學者語具本傳  
辛卯十一月受合罕皇帝宣賜師稱心自在行一日  
於廊下逢數僧師問第一僧曰那裏去僧云賞花去  
師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云禮佛去師亦打問第三  
僧那裏去云那重衣去師亦打問第四僧那裏去僧無  
語師亦打問第五僧那裏去僧云覓和上去師云覓

他作麼僧云待打與一頓師云將什麼來打僧云不  
將棒來打師連打四下云這掠虛漢衆皆走師召云  
諸上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乙未朝廷差扎忽篤侍  
讀選試經僧道萬松長老嘆曰自國朝革命之來沙  
門久廢講席者讀殊少乃同禪教諸老宿請師董其  
事師從容對曰諸師當以斯激勵衆僧習應試經典  
主上必有深意我觀今日沙門少護戒律學不盡禮  
身遠於道故天龍亡衛而感朝廷勵其考試也三寶  
加被必不辜聖詔遂與華使相見之後其處置法度  
悉從師議厦里丞相以忽都護大官人言問師曰今

奉聖旨差官試經識字者可為僧不識字者悉令歸俗師曰山僧不曾看經一字不識丞相曰既不識字如何做長老師曰方今大官人還識字也無于時外鎮諸侯皆在闈師之言皆大驚異丞相復曰必竟如何師曰若人了知此事通明佛法應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豈異人情古之人亦有起于負販者立大功名于世載于史冊千載之下凜然生氣况今聖明天子在上如日月之照臨考試僧道如經童之舉豈可以賢良方正同科國家宜以興修萬善敬奉三寶以奉上天永延國祚可也我等沙門之用舍何足道哉

止印  
識臂

丞相以是言告于大官人乃從而奏聞由是雖考試亦無退落者蒙聖旨悉依太祖皇帝存濟聽僧如故丙申有司欲印識人臂師力白于忽都護大官人曰人非馬也既皆歸服國朝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縱復逃散亦何所歸豈可同畜獸而印識哉由是印臂之法遂止初孔聖之後襲封衍聖公元措者渡河復曲阜廟林之祀時公持東平嚴公書謁師師以襲封事為言於大官人師為其言曰孔子善稽古典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經五常之禮性命禍福之原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治國齊家平天下正心誠意之本自孔子

免孔子  
聖子  
孫美  
復美  
祀事

大王  
求授  
大法  
戒法

至此襲封衍聖公凡五十一代凡有國者使之襲承  
祀事未嘗有缺大官聞是言乃大敬信於是從師所  
言命後襲其爵以繼其祀事師復以顏孟相傳孔子  
之道令其子孫不絕及習周孔儒業者為言亦皆獲  
免其差役之賦使之服勤其教為國家之用三十六  
丁酉正月太祖皇帝二皇后以光天鎮國大士號奉  
師已亥冬師再起復主大慶壽寺壬寅護必烈大王  
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師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  
次以種種法要開其心地王生信心求授菩提心戒  
時秉忠書記為侍即劉太保也後問佛法中有安天

下之法否師曰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備於佛  
法境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塵許况一四海乎  
若論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皆在乎政  
亦在乎天在天在人皆不離心而人不知天之與人  
是其問別法於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我釋迦氏之  
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非難非易  
唯恐王不能盡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  
今治亂興亡之事當有所聞也王又問三教何教為  
尊何法最勝何人為上師曰諸聖之中吾佛最勝諸  
法之中佛法最真居人之中唯僧無詐故三教中佛

三王  
教問

通章十一卷  
教居其上古未之式也由是太后遵祖皇聖旨僧居  
上首仙人不得在僧之前王以珠襖金錦無縫大衣  
奉以師札王固留師師固辭將別王問佛法此玄如  
何受持師曰信心難生善心難發今已發生務要護  
持專一不忘元受菩提心戒不見三寶有過恒念百  
姓不安善撫綏明賞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  
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師既辭行有一惡少年肆言  
訕謗以佛法不足信王聞之乃召其人訓以大人之  
言復以刑法罪之專使白師師回啓曰明鏡當臺妍  
醜自現神鋒在掌賞罰無私若以正念現前邪見外

未  
魔殺之可矣然王者當以仁恕存心乃可王益敬焉  
甲辰護必烈大王以珠笠奉師乙巳奉六皇后旨於  
五臺為國祈福丙午奉六皇后詔師起至中途值風  
疾作回奏得旨還燕丁未貴由皇帝即位頒詔命師  
統僧賜白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為國祈福大  
子合賴察請師入和林延居太平與國禪寺尊師之  
札非常辛亥蒙哥皇帝即位頒降恩詔顧遇優渥命  
師復領天下僧事蠲免差役悉依舊制丙辰正月奉  
聖旨建會於昊天寺初二日於會中忽患風恙半身  
不舉至夏初稍愈是月旭威烈大王差蒙古乃宣差

通車十一卷  
十四  
以金柱杖金縷袈裟段并令旨奉師求法語七月師會諸勤齋抄所長物見數令主後事丁巳夏說偈畢師云汝等少誼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師吉祥泊然而逝矣即後四月初四日也世壽五十有六茶毘獲舍利無算欽承

護必烈大主令旨建塔於大慶壽寺之側謚佛日圓明大師望臨濟為十六世

戊午

詔釋道辯析化胡經。上大駕南征

已未

九月大兵自澣黃州渡江征宋歲貢而退。

上崩于釣魚山

宋改開慶元年

庚申

大元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尊臨寶宸統御寰區四海混同萬邦入貢建立制度條理紀綱為子孫萬世成法寬仁愛人深信因果不言自信不化自行聖君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宋改景定元年。大朝遣郝經通好。五月十九建元中統廿七日大赦普度僧尼

辛酉

行中統鈔法平章王以道奏

癸亥

制開平府號上都。宋買公田始自浙

甲子  
癸

至元元年城燕建都八月十六改元大赦天下設會

度僧詔請



通事十一卷  
國師於弥達發思八登座授秘密戒。是年八月拜  
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制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咨爾劉秉忠氣剛以直學  
富而文雖晦迹於空門每潛心於聖道朕居藩邸卿  
實賓僚側聞高誼餘二十年出從遊方幾數萬里迨  
予嗣服須汝計安不先正名何以壓衆宜崇師位兼  
總政機可特授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卿其  
勉輔朕躬率先乃屬察朝夕之勤慎審議論之是非  
凡有施為並聽裁決佇看成績別示寵章准此中統  
五年八月日

乙丑

宗改咸淳元年度宗即位初名孟昶福王與芮之  
子理宗之猶子也理宗子多而不育鞠孟昶於  
宮中改名孜又改名榘立為皇子封忠王已而  
建儲改名璿

丙寅

大教東被已一千二百年矣

戊辰

大兵圍襄陽時呂文煥告急宗遣高連范文席赴援  
大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不得通。宗十月日食

己巳

帝師發思巴制蒙古字成二月頒行天下

宋之常州  
雞翼主距

庚午

立尚書六部。宗大旱。至元七年詔請膽巴金剛  
上師住持仁王寺普度僧貧

通華十一  
十六  
大元帝師苾芻發思巴說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軌親制序文曰原夫瞻部嘉運至四佛釋迦文如未遺教利見也大元御世第五主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登極也天資福惠諦信內乘普使萬邦咸歸一化雖敷天垂拱而至治無垠眷支那弘道而在躬不息欲以自佛相承師資繼踵迄今不替正戒儀軌為拳拳從善之行人俾一一恒持於淨戒精練三業堅守四儀此寔聖皇匡正佛法之睿旨也昔曰善逝與人天衆普說聲聞上教一切有部別解脫經依此採拾未得令得律儀方便羯磨儀軌此乃

發攀

聲

聖光德師之總集也始從大竺次屆西蕃爰有洞達五明法王大士薩思迦拈底達名稱普聞上足苾芻發思巴乃吾門法主大元帝師道德恢隆行位叵測授茲儀軌衍布中原令通解三藏比丘住思觀演說正本翻譯人善三國聲明辯材無礙含伊驛翰林承旨殫壓孫傳華文譯主生緣此庭都護府解二種音法辭通辯諸路釋門從統合台薩哩都通暨翰林學士安藏總以諸國言詮奉詔譯成儀式序本帝師親製繪為華迹以編陳始末粗彰聊記歲月時庚午至元七年冬至後二日序

辛未 大元國號十一月始建。興蒙古學校。宋六饑

癸酉 詔諭呂文煥。二月大兵破樊城呂文煥以襄陽降

甲戌 勅命伯顏丞相伐宋。三月宋主崩太子立四歲

是年八月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文貞

劉公薨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磐

奉勅撰神道碑銘并序其文曰耕莘非求進之地而

伊尹阿衡釣渭非巧宦之途太公同載漢張良志後

赤松而高祖得之以輔成帝業唐李泌幼好仙術而

肅宗用之以佐定中興蓋天下之士惟自重者可與

有為而輕進者必非令器是以古之明王取士不以

劉太保  
神道碑

悅媚易親者為可佳而以間遠高潔難致者為可貴

聖天子之用太保劉公其審是道歟公以高潔之資

慕空寂之教輕富貴如浮雲等功名於夢幻曷曾有

一毫榮利之念動於心乎聖天子邂逅一見即挽而

留之待以腹心契如魚水深謀密畫雖老且貴近不

得預聞者老與公參決馬此其精誠胥念是意

與夫渭濱之同載商邑之阿衡蓋異世而同符公

諱秉忠字仲晦瑞州劉李村人先世仕洎多顯具金

初曾大父嘗任邢州節度副使秩滿身還鄉里留其

家於邢故自公大父以下遂為邢人焉大父諱澤資

性倜儻為鄉閭所重父諱潤仕本朝歷邢州錄事鉅  
鹿內丘兩縣提領俱有惠愛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  
不羈家貧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  
幹敏精潔請元更咸服其能一日因按讀事有不愜  
意投筆歎曰一豕奕世衣冠今吾乃汨沒為刀筆吏  
乎丈夫不得志於世間當求出世間事耳即棄去意  
於武安山岩各削草衣木食以求其志天寧寺虛靜  
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與披剃為僧仍以公知經書  
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任南堂寺值海雲禪師  
被召北朝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

公俱行公不可海雲固要之不得已遂行既至謁今  
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海雲南  
還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仍遣使送至邢州公  
持服營葬事起墳於賈村葬其祖父母父母服闋被  
召復還和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凡萬餘  
言率皆尊主庇民之重上嘉納之甲寅歲後上征雲  
南己未歲從上伐宋揚灑渡濟江圍鄂州上神武英  
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嘗讚之以天  
地好生為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  
活者不可勝計庚申歲春上正位宸極制定朝儀立

通事十一卷  
官制改元建號一切所當施設時物之宜皆公所草  
定中後五年秋八月改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  
鶚奏言書記劉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  
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榮今聖明寓  
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蕭條閒寂守其初  
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實遂衆望上  
覽奏欣然嘉納即日命有司備札冊授公光祿大夫  
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選聘侍講學士竇默次女為  
夫人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人戶甚衆公齋  
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畧不少異至元十一年扈

從至上都居南屏山之精舍秋八月壬戌之夜儼然  
端坐無疾而薨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嗟悼不已謂  
羣臣曰秉忠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危事有可  
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未若合符  
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預聞也遣禮部侍郎趙秉溫  
護其喪還大都以冬十月壬申葬斂營葬一切所須  
皆出內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太傅儀同三司下太  
常議謚曰文貞仍命翰林學士王磐撰碑文字臣磐  
欽惟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龍韜豹畧  
鷹揚虎視豐功偉績之臣其當紀名汗簡畫像凌烟

者不為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太傅劉公為稱首聖天子方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徃徃有所陳訴祈請干慕進用惟公獨無所求簡燕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輪之所迓耆儒碩德奇材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致無虛月逮今卅年間揚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其識度之宏遠推此一節而論亦可見其髮鬢矣又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

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弊綿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兒哀戚與循禮典而執通喪者蓋無少異也晚娶無子以猶子蘭璋為嗣弟秉恕今為順天路總管臣磐謹按中書左丞張文謙所作行狀次第其行事之實而系以銘辭銘曰大元五葉聖運隆昌爰有異人出佐時康不坐官府不趨朝行褐衣蔬食禿衾倘徉謀謨幃幄罄竭忠良指陳成敗開闔陰陽淵慮婉畫鬼神莫量扶日上天照臨萬方萬方仰德百靈効祥庭陳

王帛路走梯航朝儀整肅濟濟踳踳羣賢未集庶政  
允臧大綱一奉衆目斯張治定功成聖眷弥彰崇資  
爰秩師表俟王肇造皇家元勳是當良平佐漢房杜  
興唐公不自多愈隆謙光見善必舉有能必揚陸行  
滯阻與為橋梁川泛銀危與為帆槩寒而求衣煖之  
裘裳饑而求食飲之腴肪門庭桃李爛煬芬芳人感  
公德銘刻肝腸公施於人過即遺忘公之仁賢宜享  
遐年胡為一朝蟬蛻而仙燕都南原盧溝北曠佳城  
蔚蔚有墳巋然地固重泉松柏參天石爛松枯芳名  
永傳

贈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制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臣以忠孝  
而事上貴輸獻納之誠上以礼義而遇臣思舊始終  
之愛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光祿大夫太保劉秉忠  
學窺天人識貫今古邃冲而有守安静而無華昔侍  
潛藩稔聞高論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之書蓋將  
舉天下而措諸安以戒為人主者過於殺朕嗣服而  
伊始卿盡力以居多蓋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  
知於卿意事皆有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  
難剴切數百奏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任於舊人

剴  
衷

遜

誰謂是天不憖遺於一老興言及此何日忘之載惟  
台輔之尊厥有泉扃之賁是用錫之綸命峻一品之  
華階遂以衮衣躡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答殊勳  
惟爾英靈識予哀寵可贈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准  
此至元十二年正月 日

乙亥

至元十二年詔諭兩淮州縣新附

宋改德祐幼主 暴立度之子母全后謝太皇后臨

朝。六月朔宋日食之既

丙子

大元天兵臨境奉國歸附

三月十八日幼主謝太皇  
王公衛王如求燕與蘇劉義遇共圖與復五月益王

即位於福州改景炎十一月王世強引兵  
通三山直中奉二王南台十二月至廣州。詔安

歸附軍民。九月十一日大赦

右宋前後共十六主凡三百十七年而亡

丁丑

十二月大兵逼廣州宜中奉二王抵肇慶府

勅令瀛國公往脫思麻路習學梵書西番字經。建

大聖萬安寺

戊寅

十五年正月旦設會齋僧大赦王泉等五老承恩得

度三月

宜中奉益王由海道復入廣四月至日崩  
係奉衛王。次年正月大兵攻崖山八

庚辰

十七年二月宜中

奉衛王自落鶴經占城回四月復  
至崖山。占城至落鶴國



帝師  
行狀

一按六月新曆成賜名  
 授時明年始頒行天下  
 大元帝師登思八是年示察翰林學士王磐等奉勅  
 述行狀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  
 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  
 帝師班弥怛拔思登帝師乃土波國人也生時諸種  
 瑞應具詳家譜初土波有國師禪怛囉乞答具大威  
 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薩師  
 加哇即師之伯父也迺禮伯父為師秘密伽陀一二  
 千言過目成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橫猶不自足復遍  
 咨名宿勾玄索隱盡通三藏癸丑師年十五世祖皇

帝龍德淵潛師知真命有歸馳駟徑詣王府世祖宮  
 闈東宮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禮戊午師二十歲釋道  
 訂正化胡經憲宗皇帝詔師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  
 棄其學上大悅庚申師年二十二歲世祖皇帝登極  
 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面  
 教明辯帝西歸未朞月召還庚午師年  
 五元七年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摹書  
 頒行朝省郡縣遵用迄為一代典章升號帝師大寶  
 法王更賜玉印統領諸國釋教旋又西歸甲戌師年  
 三十六歲時五元十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杪抵京

王公宰輔士庶離城一舍結大香壇設大淨供香花  
幢蓋大樂仙音羅拜迎之所經衢陌皆結五綵翼其  
兩傍萬衆瞻禮若一佛出世時則天兵飛渡長江竟  
成一統雖主聖臣賢所致亦師陰相之力也為真金  
皇太子說器世界等彰所知論尋又力辭西歸皇上  
堅留之不可庚辰師年四十二歲時至元十七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示寂上聞不勝震悼追懷舊德連連  
大宰堵波于京師寶藏真身舍利輪奐金碧無儔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僧道二家辯析特奉  
聖旨長生天氣力裏大福懺護助裏皇帝聖旨道與

辛巳

燒道  
偽經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慰司按察司達魯花  
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  
皇帝聖旨裏戊午年和上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  
輸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剃頭做了和上將先生每  
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教燒燬了者隨路觀  
院裏畫着的石碑鑄着底八十一化圖畫行燒毀了  
者麼道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的  
經文印板至今藏着却不曾毀了更保定真定太原  
平陽河中府王相師庵頭關西等處有道藏經板這  
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左丞焦尚書泉總統忽都

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魯省宣使苦  
速丁泐僧錄真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祈真  
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  
去來如今張平章等衆人回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  
德經是老子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  
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  
徃徃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真偽造符呪妄言  
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  
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  
妻女其有教人非望佩符在臂男為君相女為后妃

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語及令張天  
師杜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  
稱偽妄不敢試驗今擬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  
有道儀說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杜真人李真  
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但  
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  
唯奏今後先生每依着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  
佛經的做和上玄者若不願為僧娶妻為民者除道  
德經外說謊做來的道藏經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  
者今差諸路釋教衆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玄

錫鑄

聖旨到日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  
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  
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拘刷見數分曉今付  
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着的石鑄着的八十  
一化圖畫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隱匿道家  
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語窺圖財誘說妻  
女此誑惑百姓符呪文字及道。家大小經文若所  
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体要罪過者  
外民間諸子醫藥等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至  
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壬午

十九年

八月朝賜文天祥死

○甲申正月六日大赦

乙酉

二十二年

十二月安童丞相復職

聖旨焚毀諸路偽道箴經之碑翰林院臣唐方揚

王撰趙與李謙閻復李鑄李監王盤奉勅撰

正奉大夫樞密副使臣商挺奉勅書光祿大

夫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臣耶律鑄奉勅篆額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院

使兼領功德使司事相哥論翰林院戊午僧道持論

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箴偽經始末可

書其事于石臣監等謹按釋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

迹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傳布其言鄙陋誕妄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其教屬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長老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為諭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是時上特語近侍曰吾亦先知

仁義是孔子之語謂佛為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出多說僥倖取勝帝師板的達受合師八曰此是何書道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汝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此書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為汝說天竺頻婆羅王贊佛偈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者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者化胡之說否曰無又問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曰此外更有何經曰無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

道  
士  
削髮  
為僧

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為偽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近臣脫歡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焚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志泉所據吉祥院其一也據而弗歸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為徵理長春宮道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挺毆擊僧衆自焚廩舍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辯其誣甘志泉王志真款伏詔遣樞密副使李羅及諸大臣覆按

削髮  
命  
至而  
則

無異詞志泉志真就誅削髮流竄凡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其數歸之僧衆有道家偽經尚存為言者聞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使司脫因小演亦奏台往年所焚道家偽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詆毀釋教剽竊佛語宜皆甄別於是上命樞密副使與前中書左丞文謙祕書監友直釋教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諸道流考證真偽翻閱兼旬雖卷

僂去浪 詭詭詭

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為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竊為己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奧衷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真文所載符呪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僂僂如鴛鴦之有偶將以媒淫亂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望佩符在臂則男為君相女為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偽妄駁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公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臣等

燼燼

同辭以聞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字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為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玄道藏庶幾澡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

髮為僧不頭為僧者聽其為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憫忠寺焚道箴偽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臣盤等聞老氏之為道也以清淨為宗無為為本謙冲以處已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分派列徒屬寢盛襲訛成偽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為污穢無為一變無所不為如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僊恍惚誕幻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旦敗露為武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惑眾倡亂天下為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浮昔居上清寶錄宮與女冠為姦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僊卿襍大水不驗

並為徽宗誅竄而死迨金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鍊笠李二人以姦謀秘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為淫污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惟禍亂之源姦宄之本率皆假符籙以神其教託偽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為詭狀詆毀聖教寇攘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是孽自內作悞將誰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東冒扶桑西極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虫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

悞  
遍



企鑿  
 上天下惟佛為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無碍之  
 真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  
 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  
 世人之沉淪幻海顛覆迷津展轉多生流連累劫將  
 使之脫凡企聖蠲弊崇真故神光破沉晦之門大覺  
 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謀輒形妬忌雖積  
 毀銷骨衆煦漂山法體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  
 毀日月何傷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損河海之  
 大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道慕三  
 乘參無象之真空傳法玉之心印所以尊崇之礼飯

蛙  
 向之誠矯百偽以從真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  
 者焉况乎筆墨勸媿妖術誤世恣為欺誑鼓蕩群愚  
 若不大為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天下後  
 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有真有偽常  
 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  
 之性智出庶物明照群情則紅紫之亂朱注淫之變  
 雅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匡濟真圖  
 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槩諸聖不可有加矣于以鑿含  
 靈之耳目開正途之荒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  
 遍滿恒河沙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衍絲儲君之福利

鼎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迷也臣磐等敬為之書以貽後人俾為老氏之學者有所警焉大元至元辨偽錄隨函序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張伯淳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辨偽錄之所云良有以也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元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峯長老邁吉祥欽奉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辨偽錄奏對天顏睿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為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白玉觀

音舍利寶塔謀占焚剝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偽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諭登殿辨對化胡真偽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辟屈奉旨焚偽經嚴道為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諭旨偽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竄匿未悛邪說諂行屏處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為僧不為

屏音

僧者娶妻為民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  
 揚大師璉真佳大弘聖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  
 四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孤  
 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為僧者奚啻  
 七八百人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之梁拱間故典如  
 南嶽山之券為事偽者戒試嘗考之自大教西來漢  
 明帝迎摩騰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嶽道士褚善信  
 等上表譏毀佛法當時築壇以佛道二經焚之道經  
 悉為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踊身作十八變有狐  
 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之至言道士為僧者不可勝

熾倫

教如寇讎之矯安崔浩惑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誅  
 曇謨叡之挫屈姜斌斌流於馬邑齊曇顯之愧陸修  
 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辨化胡之偽勅搜聚天下化胡  
 經抑嘗火其書矣由古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  
 諸蓋世尊等視三界眾生猶如一子弃背大覺是子  
 背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所天也且師老子者  
 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絕世弃聖立其宗隱居以求  
 其志翛然無為尔今盜名之徒鼓嘯黨援倣立冠褐  
 峻侈宮觀苟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况老氏謂大  
 辨若訥大巧若拙辨者不善善者不辨勿矜勿伐抱

一為天下式而占毀佛寺竊經扇化胡之偽是若拙  
若訥歟是善者不辯歟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  
自宗矣若嫡師於老子者則弗為也過歸未流尔雖  
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蘭蕙之於薰蕕旃檀  
檀之於穢壤則世未有舍鳳凰麒麟之瑞蘭蕙旃檀  
之馨而慙走獸飛鳥之常薰蕕穢壤之垢者人心天  
理愛惡之所同也柰何菽麥未析而甘事於偽妄不  
實之教復矜誕其浮辭侮慢大覺訕毀至聖而弗懼  
三塗之淪溺乎斯辨偽錄之正名教造理淵奧排難  
精明凜乎抗凌雲之勁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

備後世之溺於巨浸者其為言也至矣蓋有偽則辯  
無偽則無辨豈好辯哉弘四無碍之辨者邁公之德  
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我皇金言喻辭曰  
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信乎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明逾日月堅逾金石為萬世之龜鑑  
則斯錄豈小補哉

辨偽錄序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号二才既立  
乃叙尊卑之名肇分六爻始畫八卦而有書契定乎  
訓章鳳篆龜圖金滕玉字百家之異轍萬卷之今區  
雖理究乎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

原始要終詎該於化內况乎法身無相高超於象帝  
之先真諦絕稱迥出乎思議之表英猷茂實代有人  
焉如意者俗姓乎苑氏太原人也世傳纓冕累葉播  
遷代郡曰為家焉九歲落紺隨師請業王離荆岫價  
重之德彌彰桂生幽岩馨香之風遠迤阿師內窮三  
藏之奧外覈九流之源各冠於中華聲聞於朝野運  
談天之口施不世之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雄聳凌  
雲之氣班馬之珠玉未可同年顧陸之文章學堪並  
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之書三清訪道之  
文十異九迷之錄混元隱月之秘靈寶赤書之儀煥

若宵膺明猶拍掌加以禪叅於五派傍閱於群書既  
有雄才特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邪則有吼  
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侔安遠學邁生  
融實覺海之龍鱗迺佛門之柱礎切見全真道士者  
丘處機李志常史志經令孤璋等學業庸淺識慮非  
長並為鄙辭排毀正法擊茲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  
之流咸生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悲心愍其  
盲瞽恐墮泥犁敕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摧彼詞鋒  
碧鷄之銳覓馳黃馬之駿爭驚狀鴻爐之林火纖翼猶  
炎日之煉輕冰負勝之傳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

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皇帝聖旨  
勅令天下偽經一時焚盡由是佛日重暉於碧漢法  
雲廣布於閭浮右如意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  
別傳性海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餘紙窮  
樸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彌高而和彌寡深  
可媿焉余文慚綺麗學匪通圓觀斯論之嘉言欽吾  
皇之鴻護不勝手舞勉為斯引輒以藤緋聯彼珪璋  
庶博雅君子詳其致云尔大雲峯住持龍衣祖沙門雪  
谿野老貴吉祥述

大都道者山雲峯禪寺住持如意祥邁長老奉勅撰

辨偽

辨偽錄五卷其畧云安立天尊偽

化云道者萬化之

於此幽玄微妙之中而生空洞空洞者真一也真一  
之氣化生之後歷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  
上三氣三氣相玄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  
德共生無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中  
氣三合成德乃生玄老即元始天尊也又歷如上  
數乃生下三氣三合成德共生太上即太上道君也  
自後又一氣復生三氣每氣相玄八十一萬億八十  
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李老君雖四聖相次各不相  
目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太初太始  
太素太極○老君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  
布清濁開辨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  
玉版玉諫之記金滕金匱之書秦漢魏晉之章宋齊  
梁陳之簡記事記史直筆直言靡覩虛皇之名不聞  
元始之号安有手執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

金冠別号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稱佛名為天尊不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易鈞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漠漠漠漠本絕音容何得謬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生虛似敲

系  
計胡

空而求嚮偽中起偽如赴影之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湏有其体既立其体湏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無来由即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目起於伏羲甲子唱乎黃帝將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三尊為有形耶為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湏有年代時變姓氏名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

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幡師子  
白鶴嘯歌邕邕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玄玉符此  
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知海素虛談有名無  
實彫冰鏤雪枉廢詞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  
載庸愚巧飾何足信哉老君衰周之柱史誑云混沌  
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安云天地之父母既自語  
之相戾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鈴欲隱彌露道德章  
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  
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乘  
玉衡之輿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履九光偃

祭高  
憲問  
三清  
出處

辨偽  
三偽

鶴之盖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於無曰為萬道之先  
作元氣之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為帝王  
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敢為天下先乎遼陽高憲  
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  
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  
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住倉惶未答  
憲指中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為笑

創立劫運年号偽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氣其氣相

氣方悞往來流行為自然之氣此偷佛書世界初成  
風輪下旋之事也又号弥羅萬梵之氣不經九萬九  
千九百九十九億氣之後結吉祥之氣成一聖人自  
号元始天王同時生五老五行之主其先号延康年



謚密

憎黷

號號漢又經如上氣數乃生道君時劫號赤明年亦  
 號赤明同時生九老今為九天又經如上氣數方生  
 老君劫號清運年號上皇時生八公又立五運大易  
 太初等老君乃以陰陽二氣結為混沌而今布又地  
 萬物始辨曰蓋聞班固律歷之志史記天官之書皇  
 甫謚之帝年陶隱居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  
 號三氣之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  
 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主劫之名而不  
 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今時雖長短皆立劫  
 名錯謬梵言迷惑体相釋教未未此劫但有劫殺劫  
 賊故許慎說文云以兵憎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  
 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劫運之言

聃會日

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既有年號斯張將以  
 率領萬方整齊四海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  
 得建年號無名位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定禮  
 今辨君臣以無貴位心號素王矧乎老聃周之柱史  
 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安建年號哉况軒皇之前本  
 無甲子黃帝臣大槐造甲子漢武之代始建年號武  
 帝始立年號將古標古亦何偽乎或曰老子生於天  
 地之前別立年號有何乖違答曰既在天地之上乃  
 是太易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溟  
 濛建立年號統領誰人乎明知偷佛莊嚴賢劫星宿

辨三偽

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青運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山羗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尔下云老子生於天崗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為混沌而今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開介三界偽

乃第五化云天地有有形之大地者太上老君清濁開闢天地運玄元始三氣而成天玄氣為太清境又即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為九天第一

鬱單天第二上神壽無量壽天第三梵藍須延天第一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愛天此九天為三十六天生三炁每氣為一天合三

清是其數也初下天六天五元明欲界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曜明天四極明天五極明天六極明天七極明天八極明天九極明天十極明天十一極明天十二極明天十三極明天十四極明天十五極明天十六極明天十七極明天十八極明天十九極明天二十極明天二十一極明天二十二極明天二十三極明天二十四極明天二十五極明天二十六極明天二十七極明天二十八極明天二十九極明天三十極明天三十一極明天三十二極明天三十三極明天三十四極明天三十五極明天三十六極明天三十七極明天三十八極明天三十九極明天四十極明天四十一極明天四十二極明天四十三極明天四十四極明天四十五極明天四十六極明天四十七極明天四十八極明天四十九極明天五十極明天五十一極明天五十二極明天五十三極明天五十四極明天五十五極明天五十六極明天五十七極明天五十八極明天五十九極明天六十極明天六十一極明天六十二極明天六十三極明天六十四極明天六十五極明天六十六極明天六十七極明天六十八極明天六十九極明天七十極明天七十一極明天七十二極明天七十三極明天七十四極明天七十五極明天七十六極明天七十七極明天七十八極明天七十九極明天八十極明天八十一極明天八十二極明天八十三極明天八十四極明天八十五極明天八十六極明天八十七極明天八十八極明天八十九極明天九十極明天九十一極明天九十二極明天九十三極明天九十四極明天九十五極明天九十六極明天九十七極明天九十八極明天九十九極明天一百極明天

辨曰詳夫地軀儀牛首帝之書龍師太鳳紀暉之典談天術論天緯黃之誥括地志輿地之圖甘氏星經

張道陵

張衡靈憲不說三清之号匪聞大羅之名並是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採他名相粧綴已書且道教之宗源起黃帝而老子消子列子莊周鶡冠尹文泚為道教諸子所談並無說天之事唯是張道陵所集靈寶經中始說三十二天効佛神呪而作密言自後道書牙相鼓唱空枝引蔓唯誑下俗佛教未未云何不說釋經廣布始唱斯名明名修靜增加三張妄闡狗偷鼠盜何足貴乎尔雅之立四号約於四時太玄之說九天准於九有不似道家虛加數目天本空躰何有少多今各說不同顯知妄立案佛經三界三業所感總

佛說十天  
經三三

辨偽  
四第

二十八欲界有六色界十八無色有四具勝妙欲名為欲界形色超絕名為色界根識兩忘名無色界越此而玄名出生死捨分段之後身絕形名而無寄安有玄都之境玉京之山金童玉女交雜之事瓊輿碧帳之飾妄竊不真於斯見矣試問道士三界從何而未何功所感釋名辨相全不能知且道宗極致惟盡升靈寶幽微祗貪羽化難逃四相詎免五衰汎業浪以漂沉隨生死而輪轉縱茫茫之業識積浩浩之苦源長往不歸良可歎息鬱頭藍弗是其驗歟

隨代為帝王師偽

第十花子說元陽經教伏儀叙人倫盡

通成士一

四十二

馬  
戶音

處  
上聲

八卦在祝融時號廣壽子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鑽木  
出火陶冶為器在神農時號大成子說太一元精經  
教以播種五穀採和諸藥在黃帝時號廣成子教以  
抱神守齋之道在少昊時號隨應子說在敬經教以  
鳥官為理分布九鷹以統百司在顓頊時號赤精子  
說微言帝嚳時號錄圖子說黃庭經帝堯時號務成子  
說宣化經帝舜時號尹壽子說通玄經七十卷又說  
道德經八千二百卷夏禹時號真行子說元始經六  
十卷殷湯時號錫則子說長生經二十卷周文王時  
號受邑子說赤精經教以仁孝之道乃至云上古之  
君皆受教於老子  
然後造作群物也

辨曰夫賢之與聖名位不同古哲今人出處各異莊  
周云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猶旦暮遇之此明聖人出  
世表瑞協祥應千年之期膺適時之運孤標特秀迥  
出常流故得帝王師之諸侯禮重萬載一遇尚為旦

暮豈有隨代而出現乎夫李耳者退靜之士史記稱  
為隱君子也避亂過關葬於槐里潛身柱下本是人  
臣位不躡於上階名未廁於台輔何乃擢君聖地為  
帝王師論詖不經駭人耳目培塿要齊於嵩華孰肯  
憑焉潢澆擬廣於滄溟終難信矣豈有開闢之後萬  
億餘年中間別無一人拔萃唯有老子為帝王師乎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子春秋丘明國語百家異說  
九流雜談並無老子為師之語唯是後代無知道士  
妄撰斯言欲使老子獨高群聖美則美矣偽且偽焉  
且伏犧神農皆有聖德軒皇堯舜並號明君或幼而

古聖  
各有  
所主  
羣書  
明所

能言或生知妙道詐假老子教之然後造作群物乎  
况書傳所紀古史所明燧人鑽火伏犧畫卦炎帝播  
耨女媧造篁黃帝作宮室軒冕樂有咸池顓頊作六  
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及作一圍碁禹有大夏湯有大  
漢文王有辟雍武王有下武鯨作城郭蚩尤作兵器  
坡伯造醫俞附脉經伶倫制律隸首作筭容成作曆  
大橈造甲子矣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裳於則作  
履共鼓作舟楫巨揮作弓夷牟作矢黃雍父作衿曰  
孟莊子作鋸趙武靈王作靴蘇威公作箎暴辛作墳  
后稷之孫叔均作犁蒙恬作筆蔡倫作帛夏昆吾氏

明  
制五  
帝事

作瓦此皆各有其主群書所明何得自矜覽為我造  
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帝製造之事如云包  
犧氏之王天下也觀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  
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為耜  
為耒以利天下日中為市交易有無乃至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如此歷陳法易造物  
不言老子所造也竊功業標為己能銜名自高君子  
不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為務成子者案後漢應劭風  
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

務成

子夏  
三皇  
五帝  
有師  
跗方

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時為范蠡在齊為鷓子此則  
務成子乃東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鈎引稱  
老子為人師乎案魯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三皇皆  
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  
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  
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  
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呂望上之所叙文極亦  
明而言老子隨代為帝王師何出言之狂悖哉巧言  
如皇顓之厚矣且老子衰周柱史史有明文本是人  
返為上古帝王之師履冠戴履何顛狂之甚乎天

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則桀紂之不作幽  
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之篡逆亦老子之所教  
也既然如是則老子為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  
忠不孝老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為人師  
者不亦慚乎老君既說隨代為師而秦漢之下至於  
金朝偏無一現乎今既無矣古亦虛焉且漢文恭儉  
孝武英明孝明達禮樂之情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  
帝風流文藻晉世祖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  
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混一車書  
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玉振則知牽合巧會

辨偽  
第五

枉廢詞章祇可誑於閭閻難可信於達士嫫母加粉  
見者愈嗤隣女效顰鄉人不貴

老子出靈寶三洞偽第九化云太上老君以中皇九

官撰集靈篇以為寶經三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

千篇老君於上三皇時出為萬天法師又號玄中法

師當龍漢元年授上三皇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

之道下教人簡其時人壽九萬歲於中三皇時號有

古先生當赤明元年授中三皇洞玄經一十二部行

無上正真之道以化於人其時人壽六萬歲於下三

皇時出為師號金闕帝君當開皇元年授下三皇洞

神經一千二百部以太平之道化人其時人壽一萬八

千歲夫洞真洞玄洞神名一十

二部合為三十六部尊經也

辨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關二篇之

教方闡有名為萬物之始無名為天地之先混微妙

而同玄驚寵辱而一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

紛謙卑自牧此老氏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偽書制

雜凡流唯尚誇競採傍佛語換体安名擬三界而立

三清做三大而立三洞虛勞紙墨妄飾詞章何以知

之漢時張道陵造靈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

先造上清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鮑靜造三皇  
經後改為三清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  
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惠祥改涅槃為長安  
經後事發被誅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  
百五十卷為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採

逆代  
經道

他佛教標為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老子再現群  
賢不覩道士獨傳欺調時君不懼朝憲故唐琳法師  
對太宗皇帝云若據肅溫衆議道家心有道德二篇  
如依漢明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寫供神仙之說僅  
有一千准脩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目錄  
轉復弥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後人妄制增加卷軸  
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  
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罕覩典籍不記書史  
無聞試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為是老子別陳  
為是天尊更說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為是

妄辨  
師為法

何年何月何邦何代若在天上面說何人傳來若在  
西城而談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  
理須焚剪又漢晉之代僧号道士寇謙得志僭冒其  
名今稱法師愈為矯飾法師之号源出佛經萬卷百  
家本無此語且為法之師名為法師法即是師名為  
法師名義不知妄安已号按賢初已未有三佛出初  
佛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萬第三佛  
出人壽二萬何乃改彼三皇妄合其數又前說云上  
三氣中而有龍漢赤明之号是時五運尚無但唯一  
氣何有三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



聖胡

辨偽第六

九頃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号試問龍漢赤明上皇  
開皇誰君之年乎若言有說史無明文若言無憑不  
可安立扣其兩端竟無一是又伏犧之前文字未看  
何出三洞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  
時教類今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已典如琢  
美玉擬作甌窰雖受劬勞智者見誚

遊化九天偽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青羊大會

天帝乘九光元靈之輿陰七元交晨之蓋建五色攝

魔之節金童玉女九萬人退老君八大有宮請問

然之道加是摩夷天梵空天化應天不橋樂天堯率

天煩延天禪善天鬱單天隨處天帝皆與天童玉女

迎禮老君請問法要所到又宮皆設瓊

聚碧醴丹液流薰蘭羞八徹靈芝瓊果

辨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赴諸天一身

不今而遍一切即多而一即一而多猶如素月流空

影分衆水大塊噫氣萬竅怒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

無心頓應豈心九天隴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身

居下位難等聖蹤欲為己德蓋善竊者鬼神不覺既

為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輕舉禪定而感神通老

子既無此功何以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

耳目不今脩然絕寄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如  
槁葉隨風東西萬里湏臾過旬乃返而莊周譏云猶  
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絕妻子老注之子名宗宗之子

孫君

牽結  
切車  
繫也

辨  
七  
偽

傲未逮形亡過關乘溥傘之車道經垂有身之患詎  
可升天履霧駕鶴乘雲擬効牟丘矜為已昧且布施  
而獲大福持戒而感生天汝尚不達斯由安能為天  
說法欲果本六妄云九天初禪純男而云玉女勾虛  
闡偽巧說多端且初禪已上禪悅為食定生喜樂捨  
念清淨何用瓊漿碧醴蘭羞八徹乎將謂天上同於  
人間羨酒肉之薰羶爭魚臭之穢濁喻乎鴟耽死鼠  
便為鳳凰同雀盜聽不真請杜臆說窮鄉多怪曲學  
多辨斯言信乎

偷佛經教偽

第三上化云胡王見太上徒眾其多疑  
見鬼魅遂積薪焚之火起衝天老君故

禁  
聯

身光明火中為王說金光明經胡王益怒納之大鑊  
煮之三曰老君鑊湯之中蓮華涌出坐蓮花上說  
槃經又云老君使尹喜為佛與胡王為師懺悔三  
業六根五逆十惡乃說五戒十善并四十二章經  
辨曰夫麒麟聞而日月虧鯨鯢死而彗星現銅山崩

而洛鐘應葭灰缺而月暈殘蓋感應之道交故機教  
之相扣人心渴仰法雨芳菲沃彼情塵開他蒙昧故  
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况乎  
聖人設教權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怒自受焚溺全無  
憚懼強與他言豈知虛往實歸之道哉刻刻字樣巧  
合經名既坐火焰上說金光明經坐蓮華上說蓮花  
經則道德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玄三部元在水洞

而談此既不然彼云何尔且金光明性相通顯法華  
 經破權歸實涅槃經明佛性真常四十二章群經集  
 出不窮根帶盜聽妄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  
 智只誑下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依而  
 學佛何乃合氣為道專諷靈寶試問三經文明何義  
 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偷大聖之至詮為老  
 君之極唱正符涅槃盜牛之喻又同瞽者悞入金坑  
 雖得其寶未知何用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  
 如是者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此懺悔為  
 事懺耶為理懺耶約功德門而滅罪邪約逆生死心

辨  
八為

而滅罪耶能懺之心宜有幾種所懺之罪何處安排  
 懺悔二字由尚罕知則三業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  
 軌年月齋名決不曉達若是老子所說道士應合備  
 知既然一字不通顯知偷佛妄說此同竊賊人物被  
 主認著猶不招承更生拒辨焚經火板方乃慚惶君  
 子悔前不至如此

老君結氣成字偽第八化云聖紀經云太上老君昔

大福堂國說靈寶十部妙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

浮黎國出法度人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

此極鬱單國皆出法度人老君以五方真氣之精結  
 成寶字大方一丈八角垂芒為雲篆之形飛鳥之狀  
 以立文章又云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也

王去聲

蜚音

籀音

字法

辨曰夫子字之聿興爰從上古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故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緝檢黃繩六甲靈蜚之字後有蒼頡目而增制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斯飛白創於蔡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隸漢字六形瘦金堆金垂雲垂露蔡葉龍爪顏躄坡書皆循古以增成近代而改制豈假真氣而結何閔老子傳未掩竊他能術賣已德放舒白眼不恥清流上云龍漢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言紫筆書林乃在蒙舌之後牽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

諸書源系

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字埤蒼廣雅桂苑珠藪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各有源系非干老聃而言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明哲亦猶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賦玉樹冬簞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事則杳杳空傳矧乎國名虛設妄採他書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彷彿扶桑而立号南禪黎華重黎而標字西衛羅竊於

迦維羅衛北方全收鬱單越名十洲所不收神異所  
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空闌五車了無一實  
偷鈴佻耳斯之謂與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一

